

<<天使之梯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天使之梯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2746088

10位ISBN编号：7532746089

出版时间：2009年1月

出版时间：上海译文出版社

作者：[日]村山由佳

页数：212

译者：长安静美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天使之梯>>

### 内容概要

从云间照射而下的光束，你知道叫什么吗？

见我摇头，夏姬接着说，叫做“天使之梯。”

十年前，步太与年长他八岁的春妃陷入苦恋。

十年后，夏姬和小她八岁的学生慎一不期而遇。

十年前的那段恋曲最终以悲剧收场。

十年后的新一段恋爱又将何去何从？

曾经深埋在心底的爱与苦痛，释放出来的又将是怎样的热量？

夏姬、慎一、步太——有多少勇气去爱？

## <<天使之梯>>

### 作者简介

村山由佳，1964年7月10日出生于日本东京。  
立教大学文学部毕业。

1993年11月，以《天使之卵》荣获第六届小说“ 昴新人奖 ”，日本文坛从此诞生了一位超级女作家，备受各界瞩目。

2003年，以《星星舟》荣获第129界直木奖大奖。

个人主页：[www.yuka-murayama.com](http://www.yuka-murayama.com)

<<天使之梯>>

书籍目录

123456789101112

## &lt;&lt;天使之梯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扶养我长大成人的外婆，是个性急的人。

明明今年公园的樱花还没开，她却已经等不及这短短的半个月，满心期待地要我带着便当和她一起去赏花，即使我百般不愿意。

一直到最后，她都是个急性子的人。

丧礼那晚，打开电视，只听见记者以极度兴奋的语调说道：今年第一朵樱花已经在西边某处绽放了。

关掉才打开的电视，我喃喃说了声：“太迟了。”

坐在身边的夏姬听到后，一脸困惑地把手伸过来，轻轻摸着我的头。那动作不如平常成熟，反而像是小女孩安慰弟弟似的生硬，却用尽她所有的温柔，害得我几乎落泪。我急忙拿起遥控器，关了桌灯。

即便关了所有灯，透过大片落地窗映入的月光，还是照得客厅一室明亮。

这里是夏姬的房间。

我和她并肩坐在沙发上，并把脚翘在眼前的玻璃茶几上。

白天，太阳明明大得害我汗湿了丧服的整个后背，随着夜愈深，凉意也愈发袭人。

我穿着圆领衫，她则在T恤上罩了件稍长的开襟毛衣。

那件毛衣，白底上织了玫瑰和蜂鸟图案，令人印象深刻。

“你知道吗？”

“嗯？”

“听说那个世界就在西方尽头。”

“喔。”

“过了一会儿之后，我才反问：“所以？””

“所以……一定不会太迟的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你外婆一定会在途中顺便看看西边刚开的樱花再上路的。”

“我勉强挤出一丝笑容给她看。”

“是啊……也许吧。”

我家那个外婆啊，这方面看起来挺精明的。

不过到了那个世界之后，就不用专程带便当出门了，听说身边到处都是花田。

再度伸过来的手，这次温柔地将我的头按向她的肩头。

我乖乖任她摆布，虽然靠在女人的肩膀上，实在有点儿难为情，不过这么做了之后，我才发现这好像是我现在最希望她为我做的事。

这是夏姬第一次让我在这个房间过夜，或许今夜的我看起来真的相当无助。

事实上，我的确全身无力，一想到明天是星期六，又没有什么非去不可的地方，就教人松一口气。

她不用上班，大学也还没开学，打工的地方也已经联络好了。

反正，往后不管我再怎样彻夜不归，也不会有人啰嗦了。

想到这里，竟突然怀念起过去曾感到厌烦的低沉嗓音。

“嗯，小慎，”夏姬带点儿迟疑地开口说。

“如果有什么事是我可以分担的，尽管跟我说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没有啦，如果没有就算了。”

只不过想说，你或许有什么话想要一吐为快。

“为什么这么说？”

“因为你从守灵的时候开始，就一直好像很痛苦的样子。”

如果只是伤心，我还可以理解，可是，你看起来好像真的很痛苦。

“喔……你就那么注意我啊？”

## &lt;&lt;天使之梯&gt;&gt;

” 心想她会一如往常四两拨千斤地避开话题，所以我故意带点儿戏谑的反问，谁知她一言不语，只是温柔地“咚、咚”拍了拍我的头。

顿时，情感的波动再度排山倒海而来，但我紧闭双唇强压了下来……可恶！

怎么偏偏碰上满月呢？

灯都关了还这么亮！

偏偏月亮又关不掉！

没办法，只好靠在她肩头闭上眼睛，但这么一来，眼前却清楚浮现出外婆几天前的身影，甚至比真人还要鲜明。

打烊前，外婆说要顺便帮我剪头发的声音；相对于此，我粗暴回嘴的措辞。

之后第二天早上晚起，我发现外婆倒在洗头台下，已然冰冷…… 夏姬沉默着，继续抚摸我的头。

梳过头发的指尖，时而碰触到耳朵或脸颊。

手指冰凉的触感，舒服得让我想起小时候外婆帮我量体温的手，鼻子不自觉地酸涩起来，弄得我原本无心，声音却哽咽了起来。

“你不觉得太过分了吗？”

” “嗯？”

” “要死好歹也先跟我说一声啊！”

” 夏姬的手颤动一下，停了下来。

“我有话想在那之前说啊！”

” 彼此间的呼吸在往返第四趟的时候，她又开始慢慢移动手指。

“吓我一跳，”夏姬小声地说，“曾经有个人也说过同样的话。”

” “谁？”

” “嗯……一个老朋友。”

” “那个人的……谁过世了？”

” 夏姬不知为何没回答，只是深深地、静静地叹了一口气。然后，才慢慢说：“可是啊，唯有这件事，不管多后悔都没用。

过世的人，我们怎么都追不到的。”

” 声音跟叹息一样静谧。

“对了，小慎，你听过死神与蜡烛的故事吗？”

” “没有……应该没听过。”

” “你小时候没读过吗？”

如果我记得没错，应该是格林童话。

” 我摇摇头。

“不记得了。”

” “我小时候好怕那个故事。

明明很怕，却不知为什么一看再看。

死神把违背自己诺言的男人带到地底下类似地窖的地方，那里的墙上点着数也数不清的蜡烛。

有的烛火旺盛，有的即将烧尽、烛火也相当微弱；再不然，就是这里点燃了一根新蜡烛，那里就熄灭了一根。

换句话说，这些蜡烛代表人类的寿命。

男人问自己的烛火是哪一根，死神就指了一根眼看就要熄灭、即将燃尽的蜡烛。

” 我听见夏姬喉头发发出小小的吞咽声。

“男人一慌，就拜托死神把自己的烛火移到隔壁又新又粗的蜡烛上去。”

死神先接受他的请求，倾斜着短蜡烛作势要将火移到新蜡烛上，却故意让烛火掉落在地上——瞬间，男人就砰地倒在了死神脚下。

” “……那是，死了吗？”

” “对。”

” “死了，故事就结束了吗？”

## &lt;&lt;天使之梯&gt;&gt;

” “对，结束了！”

” “……”。

眼前浮现出地窖里无数的蜡烛，并试着想象其中外婆的蜡烛最后熄灭的瞬间。不知道是因为烧了很久，所以蜡烛变得很短，然后静静地只留下一缕轻烟就熄灭了？或者是明明还很长，却叫死神那家伙不小心弄倒了呢？

突然，一种说不清是愤怒或悲伤的情感在心中迸发，有如被泼西而出的冷水溅满全身般，我不禁颤抖起来。

“冷吗？”

”夏姬搂住我的肩膀，轻轻摩擦着。

“要不要开暖气？”

”我摇头。

摇曳的烛光忽明忽暗地映在眼帘。

那火光，跟守灵至今、点在灵堂上的许许多多的蜡烛重叠，并盘旋在我脑海里。

“总觉得，”我靠着夏姬不动地说，“丧礼根本就是活着的人在自我满足。每个人都在为跟死者毫不相干的事而四处奔走——只知道在意形式，讲究排场。”

”忽然之间，我感觉到夏姬微微一笑。

“是啊。”

我也觉得丧礼是为了活着的人而办……”她语调缓慢，认真地说，“不过，为了转换心情，那是绝对必要的。

毕竟，活着的人明天还要继续生活下去啊！

而且，虽说是形式，但正因为有既定形式，才能安心地照做，不是吗？

要是没有任何形式，不晓得有多少人会感到无所适从了。

” “可是，不管多隆重的丧礼，不都看不到本人高兴的样子吗？”

要花那么多钱办丧事，还不如在活着的时候多尽点儿心。

” “这我也可以理解，只是不管在世时尽了多少心，人死了，还是会后悔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吧？”

” “……喔，难不成你有这种经验？”

”夏姬露出一丝苦笑。

“只是就常理来说罢了。”

”面对阳台的窗户外头，感觉稍稍暗了些。

我起身从沙发站起来，走到窗边。

起了一点儿云。

风吹得几朵流云聚在一起，遮住了月亮，并从缝隙间透出几道有如聚光灯般苍白的光束，照着坡道下的石神井池和对面扩散成一片黑压压的森林一隅。

夏姬静悄悄地走过来，站在我身边。

随着遮盖月光的云朵分分合合，光束的强度与粗细也时时不断变化。

映照在水面上的椭圆形光束，乍看之下闪耀着炫目的白色光芒，却在下一瞬间，有如旧铝箔纸般模糊阴暗。

“可以问你一件事吗？”

”我试着问。

“什么？”

” “你刚说的老朋友，会不会……是他？”

那个画画的家伙？”

”然而，没有得到响应。

往身边看去，夏姬只是凝视着窗外，带着一丝微笑。

那仿佛哭泣般的微笑，过去曾经看到过好几次。

早知道就不问了，我心想。

## &lt;&lt;天使之梯&gt;&gt;

从我们单独见面以来，今夜是我第一次感觉夏姬如此接近我，但偏偏一提到他，她的心马上飘然远扬。

能让她出现这种表情的，在这世界上只有一人——就是那个男人。

“小慎啊……”原以为要继续刚刚的话题，夏姬说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事。

“你要坚强喔！”

“……啊？”

干吗突然说这个。

“慢慢来，不用太勉强，但要加油喔！”

若有什么我可以做的，我都会帮忙。

就连外婆，一定也不希望你老是这么又哭又后悔的。

“什么‘老是’，我根本就没哭啊！”

“虽然跟刚刚蜡烛的故事不相干，”无视于我的抗议，夏姬继续说，“不过，唯独人的寿命，我们只能当是一种命定而妥协。

因为我们能做的，也只是努力去过上天所赋予的一生罢了，虽然死者已矣，生者何堪，却也只能睁一只眼、闭一只眼地继续活下去。

“我的确从她仿佛回到过去当老师的口吻中，获得一些安慰。

不过，在此同时，心中某个角落里，事实上也有一股情绪正蠢蠢欲动——你懂什么！”

虽然我觉得她说得都对，但唯独今天，我就是有一点儿拗，觉得她讲这些所谓的大道理也没用！反正再怎么讲，她都是父母亲细心呵护的掌上明珠，跟我这种人不一样。

外婆一手带大我这个被父母舍弃的孩子，最后我却连一句对不起都来不及说，外婆就已经撒手西归。这份悔恨，她根本不可能理解……

“死者已矣，生者何堪。”

她讲这句话的时候，到底抱着怎样的心情？

想到她那一瞬间的内心深处，心中便产生无限落寞。

真希望眼前可以再回到月光之中，紧紧拥她入怀。

因为那一夜，她为我做了这十年来，她一直祈求有人能够为她做的事。

闭上眼睛，靠着某人的肩膀，只是静静地任由某人温柔地摸着自己的头——真正需要这些的，其实是夏姬。

1 那天，似乎下了场午后雷阵雨。

八月底，蝉鸣也不耐那仿佛会天长地久热下去的暑气而歇了声。

在因雨而凉爽的街道上，吹起充满湿气的风，令人不禁想起南方岛国。

在我打工咖啡厅前的人行道上，到处积着浅浅的水洼，过往行人时而因路两旁树上滴落的水滴而猛然缩起脖子。

店内的桌布、印有店家标志的纸巾，不知不觉间，都因饱含水汽而变得软趴趴的。

突然，一个声音让我回过了头。

“请问这个柠檬塔……”在紧邻着大开的玻璃门外，那名客人手指着对折的菜单，她就坐在我刚刚擦过的露台坐椅上。

同是临时工的山田用手指兜一个圆圈对她说：“还蛮小的，大概就这么大。”

“那就这个吧，还要……大吉岭红茶。”

那女人的声音低低的，妩媚与清爽奇迹般的融合在一起，那感觉如同表层与衬里同时被丝绒和麻纱完美地缝合在一起似的。

我转过头去，望着她出神，连桌子都忘了整理。

端正的额头，只把右侧长发夹到耳后的动作，都跟记忆中的一样，但因为低着头，其实看不清楚她的脸庞。

不久，在听过山田重复订单并轻轻点头之后，她合起菜单，交还给山田，终于抬起了脸。

记忆片段穿透我的身体，那强烈而鲜明的痛苦，连自己都无法理解。

急急忙忙将餐具收到后头，我抓了沾湿的抹布又走到外面，从角落开始，重新擦拭排在深绿色遮阳伞下的桌子，然后调整根本没歪的椅子。

## &lt;&lt;天使之梯&gt;&gt;

就我从旁观察，她和五年前一样，几乎没什么改变。

虽然少说也有二十九岁了，但除了气质更加高雅端庄，几乎完全没变。

不管是脸的轮廓，或是身体线条，都毫无松弛之处，姿势优美得仿佛从头顶吊着一根看不见的线。

桌下交叠的长腿笔直地延伸到脚尖。

说到小腿形状，完全对我的胃口，令我快要按捺不住。

唯有那么一瞬间，我们的眼神交会，她却面不改色地把目光移到手表上，然后往人行道的方向看去。

——也难怪啦！

我自我安慰。

她认识的我，不仅个头儿小，头发还是黑色的。

然而，实际上，相较于十六岁，我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，连我难得参加去年年底的同学会，昔日的同学们也无法一眼就认出我来。

即便如此，我还是在心中存着一丝希望，期待眼神交会时，她会以怀念的语调呼唤我的名字。

位于东京练马区一隅的某所高中。

那时，我读高一，而她——齐藤夏姬老师——是我们的班主任。

那时，她才刚从大学毕业两年左右，非常年轻，人长得漂亮又开得起玩笑，最重要的是她不像其他老师唠里唠嗦的，所以大家都非常亲近她。

再说，她上的语文课也挺有趣的。

可是毕业后，她从不参加我们的同学会。

据说，通知的明信片应该寄到了，但就是没收到出席与否的回音。

要是我现在走到她身边，喊她一声“老师”，她会是怎样的表情？

我一边扶正写着菜单的看板，一边想着。

毕竟，她当时不告而别便辞职离开学校，现在要是学生主动攀谈，说不定反而会让她感到困扰，但左思右想，又觉得这样的机会实在千载难逢。

就在我磨磨蹭蹭、犹豫不决之际，耳边响起一句：“请问！”

我不禁跳了起来才响应，她带点儿讶异的表情看着我问：“这里能不能抽烟啊？”

“很抱歉，由于这里面对人行道，所以禁烟。”

“这么简单的一句话，我却语无伦次，连自己都觉得窝囊。”

但同时也暗忖：原来她抽烟啊！

我问她要不要到店内的吸烟区，她摇了摇头说：“不用了，反正我也不是非抽不可。”

“谢谢！”

“说着，她露出一丝微笑，随即又看了一下时间。

环绕在纤细手腕上的粗犷手表，反射着黄昏的夕阳，发出内敛的光芒。

除了那只手表之外，她几乎没戴任何首饰。

米色衬衫和同色系裙子都是很素雅的设计。

就连脸上的妆，都淡到不确定到底有没有化。

即便如此，她还是有种独特气质，让路上往来的行人忍不住多看她一眼。

她的亮眼并非鹤立鸡群般，只是很自然地吸引别人的目光。

尽管是斑驳的古木椅，只要她如小鸟停驻般自然落座时，便仿佛置身在欧洲街角、历史悠久的咖啡座，连带把咖啡厅的格调都提升不少。

她现在到底从事什么样的工作？

我心想。

还在当老师吗？

还是在哪家公司上班？

或者已经结婚，育有一两个小孩，今天只是稍微出来松口气，跟同性友人碰面之类的？

由于我长时间的注视，她察觉到我的视线而抬起眼来，不解地歪着头。

我虽然吓了一跳，却在心里想着：就趁现在，去啊！

## &lt;&lt;天使之梯&gt;&gt;

说些“你还记得我吗？”

”或是“你一点都没变嘛！”

”不管什么都好，要是错过了眼前，恐怕再也遇不到这么难得的机会了…… 就在这瞬间，她的眼神移到了我身后。

她等的人来了。

装着记忆的容器，或许像个发条已褪色的小音乐盒吧！

乍见之下，不足为奇，所以平时连自己都忘记心里有个这样的东西。

但是偶然的所见所闻却成为一把钥匙，只要刚好对上了钥匙孔，盒盖便会慢慢开启，并上紧发条，充满色彩、音乐的回忆，瞬间就会源源不绝地从盒子里流泻而出。

我的心中堆着好几个这样的盒子。

有的盒子收藏着我想不断取出凝视的回忆，有的只收集希望尽快遗忘的记忆。

当然，将其中的回忆一一分类的是我自己。

只不过，尽管以为自己已经小心翼翼地整理好了，不知为何，里面的记忆却总是擅自交替，犹如一入夜就会兀自动起来的玩具兵似的，出其不意地突袭我。

比如说，难得我想要重温与外公外婆的回忆而打开盒盖，却突然浮现出妈妈的容貌和声音。

“你要乖喔！”

妈妈会再来看你。

”这句话，数不清妈妈跟我说了几遍。

她说几次，我就相信几次。

当时，爸妈每晚都为了离婚与否而争论不休。

闹到最后，终于决定离婚，接着又为五岁的儿子归谁而大动干戈。

他们甚至不顾我就在隔壁房间听得一清二楚，谁都不肯让步。

然而，他们不是抢着要扶养我而坚持己见，反倒想尽办法把我丢给对方，互相推卸责任。

许久之后，我才晓得，原来妈妈当时已经有了新的男人，而爸爸也有了新的女人。

虽然不清楚是谁先出轨，总之最后还是扯平，所以不管对他们哪一个人而言，我都不过是个麻烦的累赘——就这点来看，他们也算是对臭味相投的夫妻吧！

## <<天使之梯>>

### 编辑推荐

日本爱情圣经。

千万人之为之落泪的“日本爱情圣经”姊妹篇，最纯美浪漫的经典之作。

一个令千百万人萦绕心头的缠绵爱情故事，一段令千百万人泪流满目的刻骨铭心的痛，体味最纯粹的感动。

《天使之梯》是村山由佳的作品，也是《天使之卵》的续集。

作品叙述10年后，夏姬在进口餐具品牌商场工作，她时常回想起10年前与初恋恋人步太的爱情悲剧，心头隐隐作疼。

现在她又失去了最亲爱的姐姐，又让她常常自责：是不是她害死了姐姐？

后夏姬与比她小8岁的男主人公慎相爱，又重蹈10年前与步太恋爱的覆辙，这时她又仿佛找到了10年前自己的影子。

<<天使之梯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